

金華黃先生文集

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續纂二十一

神道碑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可校正

中書右丞相贈孚道憲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鄆王謚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

皇帝御興聖宮便殿中書省臣以故右丞相鄆文忠王神道之

碑未建奏請 勅臣潛為之文以賜其家俾刻焉臣潛竊惟

王之宏模偉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

塞 明詔願以待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 闕控辭

則退而考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味死以上謹按王

諱拜住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使

太祖皇帝伐乃蠻以已馬濟

太祖少戰而歿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六世祖妣諱關陵追封魯國王

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即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捷太

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

魯趙魏晉秦之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為憾贈體仁開

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

忠武五世祖妣諱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字魯嗣國

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

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

忠定高祖妣諱合萬輝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

世祖皇帝伐宋為先鋒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崩

世祖俾總師當走而還殲于軍贈推誠宣力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曾祖妣氏諱錢木倫

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

佐 皇子北平王出鎮北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贊

上冊 皇后 皇太子議規襄陽以取宗所為史忠武公

天澤純文獻公福許文正公衡商父定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

合馬桑葛尚書省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

綱立太常寺以崇典禮史強竊盜賊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

國朝之賢相必以為稱首贈推忠同德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功臣太師

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怯烈氏諱普顏忽都累封魯王夫

人考諱兀都台

成宗時諱掌環衛以太司徒領太常寺事贈輸誠保德功臣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加贈宣力

迪慶保德輔運功臣進封克王餘如故妣篤思刺氏諱吐薛怯

溫累封克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賜忠憲王開國元勳命

世大臣之碑 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為銘辭樹于王

所食米地范陽之通遠回臨幸而觀焉號其地曰駐蹕莊云王

生五歲而孤究王夫人撫育備至令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忠信之說以開導之聞輒領解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

上親執其手慰

藉久之人見王毅然公輔之器相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

罷掌璽衛衡事

仁宗皇帝春注允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使四年加榮祿大夫大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六年進

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

上在儲闈王之令譽日聞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以扈從之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

太子福耶

上嘉其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

天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

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啓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即鴻亮聽者肅

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

東朝暨倖佑寵干政首相帖木迭而頗與之相為表裏

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

上崩

英宗在諫閣中遂復出居相位睡眠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

誣譏多陷於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黨障亦莫

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闕必公選

掄而用之臺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處首相以為議已而

深衡之顧未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大歲在酉不宜造

寺於西山遂指以為謫訕言者既橫加酷罰同盡斥舊臣而援

鐵實為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為宣政中政等九使瑣

南為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權要達秋 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

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為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

上使止之策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安獻民

回而冒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瑣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

拜中書右丞相監備國史 上為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

專仍降 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

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

咸以所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銓者六

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脩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減

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女之奴於民間者

以隸焉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胥慶

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宮亨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

侈大之王引即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

結綵為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

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 旨集諸儒議余以為廟之

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灾宜更作前殿為間十有五其

中三間為

太祖室以備拾享 列聖神御間為一室東西兩間為祔而

以今殿為寢 上可其奏廟制乃完 上欲躬行享祀之

禮王進太常所纂儀注 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

備 大駕園簿建太常十有二旂列黃麾仗五千人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眾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

不感歎以為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 上親

被褒冕執圭璜裸獻禮成還宮王率群臣稱賀于大明殿

推恩錫賚有差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唐觀

微之散諫者乎王對曰樂園則水園五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

之君則有魏徵散諫之臣上稱善或勸上純任韓氏

之法以治天下上問王何如王曰韓氏之道貴清靜寂滅

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為治也

上默然有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寧獨大司農耶上以為知大體嘗賜以金券設車又嘗問

寶玉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焉詔如宗室女又辭

命國工繪王像勅翰林侍講學士秉楨為之贊御書

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相黃閣三十年清風德萬古

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上殊遇自任以天

下之重事有當從張知無不為既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

官爵仆其碑籍其家貲公元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為之

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居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

已何備為然深患謔言之興目侍燕閒從容奏曰陛下不

以臣年少無似使僑負宰相方務彰善癉惡期致隆平苟有沮

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為矣上曰卿第勉之果有聞言朕不

聽也三年夏上時巡南至上京夜寐不寧越大作佛事王

曰財使民出國以民安彈財困民未見其福上矍然曰朕

所創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以為病乎自今其輟土木

之役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詠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

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

有罪耶森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為義利事連鐵

實恐不自保遂與亦目帖木而等繕書具謀其年秋

還次南坡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薨於至治三年

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

月日葬于大都宛平縣

鄉田村之原秋九月

晉王入繼廷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

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

獻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王像歲

于秘書監年加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追封鄭王

改諡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如故相芳皆加贈進封

馬夫人諡妥受徽太府卿土祿不花之女婦道母儀協于閭範

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

今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物仍

勅奎章閣學士峻嶺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

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

四十有四以是年

月日合葬于王墓由東平夫人進封鄭

王夫人賜諡貞靜蓋異數也子男二人長哲利麻碩理虎符宗

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回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萬麟鐵穆爾襲職環衛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

指揮使時十有一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

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庶崇儒術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

也可札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問惟兩翰林院皆再入

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 上起居弗懈益愛人

以為能世其家臣潛歷觀帝王之肇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

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輝千齡

然閱散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

烈乘時奮庸為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社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

冠古今實絕倫比也已矧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

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敷

賢贊育夙受 主知魚冰之親昭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

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悴事國力推百士之鋒說使 朝廷

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為尤難雖遭值

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

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

英皇巖石爾瞻侃侃鄆王惟王之先鷹揚羽去手挈中原歸奉

真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為 國虎臣

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垂紳正笏乾清坤寧

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 三朝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

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掌倫抑奢諫行

言聽乃宅百揆以佐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遠惟

其時龍軒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考德教所加望治

有期孰使共堯接武夷屢緬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棟衆正

所怙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既專化弦乃張瞻霍滌盪天青

日白憐杞鬼貨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設閭閻萬姓之悲攀髯

抱弓金支翠蓋神游寥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

帝念切勸辭高堅于以勸忠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

國同休永永無極

江洲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 詔贈故江洲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依理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襄於是王之薨五十年矣

皇上續承鴻業追念奮勳不以存亡久近為間渙頒異數以照

臨之其盛德也臣潛承乏詞林既推述

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

上復用中書奏 勅臣潛考次功業勒茲樂石臣被命而退

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刺訪求王世系官閭行事之實

序而銘之王元名帖木兒

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解兒系出兀里養哈解氏其先

折里麻生合赤溫合赤溫生哈班斡王為魯大父有子二人曰

忽魯渾曰速不斛俱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渾則王之大父也以

哈赤必百戶事

太祖皇帝哈班嘗從

太祖飲班木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為忽魯渾反鋒所刺

人馬俱路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却其渠帥餘衆夜自

相驚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孫而卒父曰哈丹大宗

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母曰

王生於朔漠資稟雄傑澆重

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入侍

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謹深被眷知速不斛之孫是為丞

相河南武定王阿木受
其林智絕人可為已貳言於
下襄陽至元十一年
詔伐宋王於武定為役弟武定察

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城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今軍為
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為搆
虞之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派流行二十里夜半絕江徑渡黎明
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
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達戰武定俾王
乘高視之見其陣勢首尾橫決以戰繼衝擊之以道先遁十三
萬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逐北五百里所至禁部曲不
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
於趨車赴刃十二年有
旨行中書省駐劄康行樞密院駐

鎮江別
勅武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

出奇兵斃真州輝道宗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
流王從武定領健善毅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矢灼其蓬
橋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
戰王無不在其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
朝廷第功行
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
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國上將軍奉省檄馳報遣軍王
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便殿出奏牘于懷
上大奇之召近
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
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
上悅令
縱橫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為偉器論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
中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
上詰宰臣

曰朕初意以為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魯國忠
武王安童自吐邊歸秉政為
世祖言帖木兒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

位宜升用之其言適契於
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魯
政郭佑參議亮魯花拜降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
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
政而宗王乃顏叛扈彈親征給餉運籌備難其勤既平乃顏詳
臣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雷兵討其餘黨金家奴塔不
解志戡定之乃還
上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曰奏
臣前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
上命厚賞
之二十七年武平地震大震人乘災相扇搖藩王為其言所
動者三人民大惶惑
上慮乃顏之黨曰而為變遣王引兵

五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
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乘萬石轉海而至以賑
其乏絕教民毋惑於訛言捕斬乘時為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
而鞠之始皆強強不伏既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
辜事聞
上甚健之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
頗絕遠王曰奏請使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
人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
私咸以為便方是時察哥在相位已久事恣日甚詎陷忠良費
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毒及編民王既還居政府乃列上其
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顯斥其姦者察哥及同惡皆誅死王以
是益為上所親信
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仍舊附榮祿大夫

咸亨皇帝以王

先朝舊弼委任愈專江湘省治錢塘實宋

之故都兩統列郡民物殷盛

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

控島夷最為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寄王威望素著

洎事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求權貴無或

敢撓其政豪強震懼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

月日還葬于大都宛平

縣郎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已者莫能伺其間隙

由是始卒無疵然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

忽都追封安慶王夫人子男三人曰忽剌剌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省平章政事曰探迪御史中丞曰木八剌沙南陽府達

魯花赤女一人曰郊罕適翰林學士承旨朵剌孫男九人脫曰

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兒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

刺由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

赤

完者不花金保也篤古八刺臣潛竊觀自昔居

臣際會之盛或策勲於行陣之間或許謨於廟堂之上未始不

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

是宜沒而不亡克承

天寵慶流後裔與

國家相為無窮者也垂于竹帛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貴其

丘隧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實生偉人惟林之完出武入文

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

屹屹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授鞭勇往訖成懋功光膺上賞

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榮韃取彼叛王旋頭豹尾凱旋京闕

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

權茲擅國黃鼓

聖德朝綱素弛民不堪命白發其私靡所覆藏揚于大廷解弦

易張爾持政柄坐鎮南服抱鼓不鳴家給人足庶幾其歸衣衣

繡裳胡不愆遺奪其淪亡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履

之奮瞻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木清風念舊高功褒美

有詔中勅詞臣薦此碑號

宣徽使太保安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荅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

年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辛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

守正功臣大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諡忠亮又

六年史臣禮部尚書曹允用始奉

勅撰次公行業以為神

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為今

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

士承旨臣岳柱為奏請命臣潛繼元用為之銘以賜其家俾刻

焉謹按公諱荅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魯氏曾祖馬馬

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

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

追封定國公曾祖妣太帖尼氏祖妣忽魯氏並中山郡夫人妣

阿兀思吉氏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素個

儻有大志知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未觀

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乃以司徒公為質子時年尚幼

上命育子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為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廢之職最為親密司徒公以恭謹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西貴族定國夫人也世祖皇帝南詔伐宋司徒公皆與在行尋以疾卒公少襲父職為寶兒赤

世祖甚愛重之嘗侍

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盡

國病民

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事公徐對曰大馬知報其

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合馬

死尚書省罷上乃思其言賜以玉環及鈔二十五百緡且

諭

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頗有功妻以名

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抗海之役嘗餉

餽於雲中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待罪

上甚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

公曰奏草青苗肥之日尚餘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

給以半年之食

上從之眾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

有

旨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歷舉葛伏誅而其

言皆驗

詔賜宅一區國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

遇之厚有加於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

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

獨往恐生它虞宜徐行俟眾大集而後進乃可為萬全之策

上聽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

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為卿與其子買奴侍上疾於

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還

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

仁宗在儲闈以公

先朝舊人奏為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

農卿賜以金帶厚幣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

仁宗踐阼首命命宣徽院事同判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

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榮祿

大夫嘗侍坐肉食間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

上旨賜玉帶海東白鵲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後以

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復其

世業若必自貪與者始汝等能統統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恒以

忠

若報國尊祖睦族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

介潔寬厚愛人輕財樂施人有急爭攜拯得一言莫不為之釋

然咸稱其長者九配納思馬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為生三子

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即

世祖所賜脫脫倫氏尤為慈愛視三子如已出亦封定國夫

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贊善大夫上都

守憲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性來資善大

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答而闊遺少監哈八失同知

河東都轉運使司事不蘭吳黑驢王家駙木八刺魯孫男八

人臣濟奉

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

之而申之以銘予以昭示

聖天子之追錫舊功不以久近為問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

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歎史公啓家西域
 肇自高帝歸于有德奉其兩事共惟 帝臣荷天之寵傳及
 子孫遠公而昌懷林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問密勿告猷連柱
 大哉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乃居政路乃資國徽綴班
 台輔身後之榮抹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新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肇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肇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
 于位年五十有二計聞

天子為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先章亦肇真之弟通宿衛禁
 中 上弔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

十有四日葬于真定樂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
 年冬十月十有三日 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

院事臣阿吉剌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先章之同列乃代
 為奏請 上既可其奏遂傳 百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潛

為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丹別勅禮部尚書臣泰不花篆其額
 臣潛謹按公諱亦肇真偉吾而人上世為其國之君長國中有

兩樹合而生癭剖其癭得五癭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
 神異而敬事之曰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

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為的斤必里傑
 思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為吾魯阿

鳥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太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
 功令侍

睿宗皇帝於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為斷事官真史

睿宗今地遂以為達魯花赤俾世繼其職曾祖諱八丹錄青榮

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刺真事

世祖皇帝為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皇帝為金紫先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

入為通政使用新制撰榮祿大夫泰定間終於先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群兒狎長者偶見其飲酒責之曰

是兒少嗜飲它日可觀其成立乎公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

年逾二十為

英宗皇帝御位下必聞赤泰史初為內八府宰相高麗嗣王阿

難答失里既襲位其從父弟完者篤懇于 上曰我父兄也

彼父弟也烏得為王阿難答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

至是有 旨命公以阿難答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以告其

人闔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先章從 聖躬親幸無與為比

明宗皇帝北狩聞關虎口調護 大駕還自朔漢公與一二大臣奉

皇帝璽綬還于保堅察罕 上大悅獎諭之曰卿祖父克

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萃于一門惟子一人汝嘉即除翰

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歷滯已久俾幕僚閱其績而

一清之故事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

使詣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 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

除通政院使奉詔巡視驛傳公不憚險遠 歷咎失八刺哈

孫拓見火兒目連之地事有嘗更草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
 東勝州之吳灤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為諸人所侵冒訟以
 弗決公被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
 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解歸順送所侵地公為正其經界而
 緩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殘拯弊為務
 遇定診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章於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為
 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
 碑於灤陽驛以頌美焉遼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通
 法之為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早有構軼應形於歌謠事
 間有詔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帥座之首未幾准
 類羣盜竊發鄰郡騷然沂苦滕嶧四州當其衝民害尤酷
 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父獨任閫事使至即行不
 宿命於家若孫偕然宣靖王尋遣怯薛丹十人與諸郡兵來
 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二人
 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眾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
 級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以矢盡迴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
 殺獲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公曰代者未至
 我安可辭其責諜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
 後人賴公區畫素吏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不雨
 民間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日果
 應禱而雨民飢則為之設法以勸分薄閭市之征以通商旅米
 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子智出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
 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失於縱所以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
 以靜識者以為得大臣体遷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

顏金貴族突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
 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於姻族公兄第十人兄曰李
 季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弟曰老章光祿大
 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曰程烈亮寶善大夫官傳曰答刺海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萬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曰伯顏
 帖木兒朝散大夫光祿少卿李季實老漢答刺海羅羅皆前卒
 夫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弟進于通州而殯于京城南佛寺
 權墓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公
 曰茲幸獲報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烈久遠湮沒盡
 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諭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
 識矣龍光下賁炳耀泉壤公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群主雲合威在彀中惟公之先風陪禁近
 地官之貴疏榮一品積慶所鐘篤生後賢再世辦章相業是傳
 公方歲季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為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
 昭宣皇度肅正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兩達
 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患夫才難夫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
 保茲東土潢池弄兵驚厭武以寡敵眾莫我敢嬰餘威所加眾
 侵廓清簡在 上褒進位丞弼殿于大藩民用寧一盞過其
 歸使東事福奄其逝矣當宁款款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
 詔勒銘垂示無止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
 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臣潛承 詔撰故宣徽使太保定國
 忠亮公神道碑銘公之嗣人歷官行事法當附見而其詳有不

可勝書者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臣拜拜臣岳
柱復為 奏請而命臣潘勗銘旌碑臣潘璉按定國公谷失
蠻有子三人其二人皆已卒惟今翰林學士承旨買奴榮祿公
謝事而食一品祿公字德卿定國長子也年十二入見
世祖皇帝命平章政事刺真教以蒙古衛元兒文字遞二年乃
命從宦徵使遠澤察兒習治御膳為寶兒赤
成宗皇帝不豫公從定國入侍至康復而退還
成宗皇帝天從定國迎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至大中以積勞授御藥局達魯花赤并大
醫院經歷舉名醫久次者奏補以官大興醫學以淑後進皇慶
初擢監察御史分巡類北平反和林冤獄而實真殺人者于法
出其証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役莫重於站亦奏請官僑和林站
首恩歲增給木連帖千兩站米百石有貧乏而需其妻牛以應
役者贖而歸之沙額至上京十一納鉢所須柴薪宜勿科於民
以紓其力幹耳朵戶求運載和林官物者宜禁止而以雇募之
直十萬餘錠於站戶使蒙其利 上皆可其奏贖還其妻
子若仍戶給羊百牛馬各十民廣既募乃撤酒肆以變淫風興
儒學以崇德教及為御史臺經歷以宣德奉聖諸郡舊隸河東
憲司道路迢遠請改令御史分臨按治被 旨至西陵州鞠
廉鎮大長公主獄止戮一僧餘註錄者皆薄其罪延祐中出為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以屬郡歲饑聞于朝下其直糶官糶
二十萬石江陵有疫入人家為其所傷以死者有司官以殺人
之罪公原其情而出之定國寢疾卒
仁宗皇帝遣中使傳旨得歸侍疾比至家則定國已沒

詔起復還舊任固辭從之服除入中書為右司郎中扈從至龍
慶州謂儲御膳於民家非所以致敬亟覆以屋于納鉢之旁易
都城木橋以觀石者三百五十所有司估計造馬橋及城壕木
座彩畫官舍用鈔二千一百餘錠公為搏節止用四百餘錠有
旨賜一僧金襴袈裟金玉府言當用經一百二十斤紅花氍毹
各六十斤金十八兩公止用紅注然一纖納瑟瑟五尺而所製
未嘗不如其法除同僉宣徽院事始公嘗計點宣徽羊馬增出
羊二萬三千牛二百四十馬四百至是理算提調尚食生料尚
牧柴場又減省官價為鈔百五十萬貫復入中書為左司郎中
至治初擢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通泰二州盜寇發於風濤
諭官商捐鈔七千八百三十錠以救其灾公私咸賴以濟後蒙
省降鈔四千五百錠皆弗果用復以歸于官有善報人而誣其
祖母自殺之者公究其實釋其祖母而下首惡及合謀者于獄
改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河決原武親詣其處督視興築用
役夫一萬人稍草六萬束命摘夫五百採退灘野生蘆葦得十
餘萬束民不擾而河患息又令汴梁屬邑預備稍草連歲兩積
至六十餘萬束免取具於臨時人甚便之南陽山西有馬頭堰
堙廢已久命脩復之所溉田千餘頃皆為上腴設米市以抑因
利之控罷檢鈔行人而籍市戶使歲當一日役既輕而弊亦去
嚴小倒之禁而鈔法以通建言折收回糧輕賁而民受其惠以
舟代車送亞當吉北還而不至於妨農公三持憲節所至必繕
治公宇及三皇孔子廟凡為屋以楹計者數百川渠達路脩除
必時什器之須纖悉畢具種時桑果花木至數十萬本事雖微
而未嘗忽也奏定中奏議中書省事有 旨於撫州北安火

車禿之地建殿以觀飛放引古之人君窮者極侈而取敗者為喻以力諫而止以交異乞免所居官 詔勉諭之曰變理陰陽事在宰相非汝之過其起就職尋遂司農少卿天曆至順間由司農卿遷同知宣徽院事除燕王官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官相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除吏部尚書上疏言

聖朝以禮讓為國以孝治天下高麗王子迫其父退居耽羅而據其位無禮不孝宜令其父還就王位却令其居耽羅宰執大臣咸歎服其言尋復為官相總管府達魯花赤吏部尚書又以通政使兼舊職公在通政拯治有法力役均而使客之至如歸無不胥悅

今上皇帝臨御特授太禧宗樞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拜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召入為利用卿受納皮貨所以防其欺弊者甚至不以事之煩為憚也遷翰林學士承旨授禮引年遂以本官致仕階自承務郎八轉至榮祿大夫所服犀玉帶皆上所賜先是

武宗皇帝命以故宋太后湯沐地悉歸于大崇恩福元寺平章政事伯顏持不可 上震怒猶抗論不已暨 仁宗皇帝以鈔法詰責前宰相執政公言伯顏在 先朝能犯顏進諫可謂盡忠不宜例加罪譴 上乃釋之後二十餘年伯顏事

今上皇帝以師臣位上相公未嘗一言及於前事人以為難公歷事 累朝以恭謹見稱所治 御膳尤精於烹飪前後被賜珠帽珠衣以孫金玉馬腦車渠七寶諸束帶及它衣帶服用之物以十數鈔無慮數十萬貫上樽珍膳鞍馬之屬不與焉

公性孝友愛國之世貴及田廬貨蓄皆以讓其弟至奉喪大事又獨任其役費既告老賜鈔萬五千緡悉用增葺其先塋娶卜蘭奚氏封博陵郡夫人 仁宗又妻以官女陸氏

昭獻元聖太后為治國具賜宴于興聖宮命太傅帖哥司徒伯順送至其私第後封 郡夫人繼娶禿滿倫氏脫脫居氏努哈出氏努罕氏王氏並封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亦老答兒卜蘭奚氏出也奉政大夫蘭遠少監

仁宗妻以朵兒別台氏繼娶阿兒溫的介氏次不蘭奚孫男人故上郡留守忻都資善公安國第二子也由寶兒亦為典膳署令累遷司農少卿章佩監同知通政院事由僉宣徽院事為其副使天曆間拜雲南行中書省左丞至順初叛王禿堅與伯忽等率眾來攻城平章政事帖木而不花守北門公守東門叛兵乘間由它門入遂劫去省印公亦見執問何以不守公曰奉

天子命為行省官安敢棄城去伯忽欲殺之禿堅不可而止乃命其黨忽哥兒元馬兒以五十人護送入城囚之公與兩人相屬既久因說以逆順禍福刺血挽金為誓謀共殺反者未幾豫王引大軍至伯忽遣忽哥兒元馬兒往拒之行次占興州兩人

如公宿約徑回金馬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所劫省印以授公復立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尋出迎豫王至麻隆縣將還行省次倚隆州豫王所領漢軍復陷沒公欲奉豫王至烏撒而諸王囑恩班已入雲南豫王乃命公馳報于朝廷 上嘉其功賞賚甚厚即除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階自奉政大夫六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衣

玉束帶各一白金千兩鈔六萬貫它衣裳諸物稱是卒於元統三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娶之哥察氏封咸陽郡夫人忙哥氏伯顏哥氏並封范陽夫人子男一人哈八夫大夫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孫男一人故同知宣徽院事怯來資善公安國第三子也初為寶兒赤用伯兄所讓安國廢授器備庫提點外除同知建德路總管事入為度支少監遷利用少監遂為其大知除大都留守遷同知宣徽院事附自武德將軍再轉改中憲大夫又四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各一只孫四白金百兩鈔二萬五千貫它衣幣諸物稱是卒於至正七年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脫脫尼氏封咸陽郡夫人丑丑氏完者的斤氏並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三人黑驢王家驢木八刺孫男一人由安國而上其行能勞烈臣潛既序次而登載于前碑茲不復出銘曰古之名家曰萬石君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孰如安國類其恭謹父子同時列于貴近職親地要天子所賦惟才之豐靡適弗宜恂恂長公際逢熙運奉宣憲度恭陪廟諭出居屏翰入侍燕閑踐敷中外踰四十年行止以時委蛇而退便蕃錫予流恩未艾萬石之恭二疎之賢公兼有之庶幾夫全偉哉仲氏致位承轄設奇制變茂著勲烈季亦競爽克友其兄讓行于家遺澤是承天覆日臨罔間存愛錫以名章用煒其實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續卷二十二

神道碑

廣東道都轉運鹽使贈推誠守中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諡忠愍合刺普華公神道碑

今天子至正九年春三月

日

詔以工部尚書與哲馬

為參知政事行省江浙其相考高昌忠愍公之墓實在所治境內與哲馬將奉加贈進封制書展告于墓次中書宰臣因奏請賜以神通之碑用庶卒而勸忠制可其奏事下翰林

命臣潛為之銘別勅中政院使臣朵爾直班禮部尚書臣泰不花書篆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合刺普華偉吾爾人其先曰暇

欲谷助唐平安祿山之亂以功拜太傅封忠武王傳數世至公高祖諱克直普爾魯祖諱岳弼並襲本國相各刺罕號阿大都

督兼遼主所授太師丞相總管內外藏事祖諱亞思弼有子二人長此俚加普華次即公之考諱岳璘帖穆而此俚加普華既

嗣相位復立奇功議人間之無以自白乃歸命于我太祖皇帝以岳璘帖穆而充充魯花者譯言質子也

上察其材具周通而識量宏達俾傳中原朝夕左右勸以孝悌不殺上聞而嘉之賜金虎符授

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太宗皇帝以為大斷事官出鎮順天尋俾遷治河南卒於官贈

宣力保德功臣亞中大夫同知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諡莊簡公幼警敏有大志奉母與敦夫人

居益都李壇起兵益都據濟南以叛千戈搶攘之際母子莫能相保公晝夜號泣馳走訪問期必見母後父撒吉恩行省山東公從之平賊乃得母所在迎侍以歸人謂孝感所致行省知公純篤可用薦于

世祖皇帝得備宿衛奉 上旨立二鐵冶於益都四脚山遂

賜金符為其都提舉尋以讓其弟父之 上命丞相伯顏總

兵伐宋擇可王餉餽者擢公行都漕運使公調度乃條上守成之

策曰存國體曰厲士節曰定官程曰厚民生曰昭舊族曰拊新

民 上多采納焉江南漕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大河覆

溺者十之一出納之量復有大小之殊折閱頗多悉責償於舟

人公抗言此非舟人之罪雖沒入其家實所償能幾請獨當其

責時相惡其不附己熱為海寧路 稍遷江西道宣慰使

改廣東道都轉運使兼領諸蕃市舶姦民以私販梗法往往

往挾兵刃以自衛因而構亂有陳良臣者眾至萬人公奉省檄

與招討使皆失蠻討之賊其尤渠而諭脅從者使復業既而有

歐南喜者復煽聚其黨至十萬人皆稱名號為署官職攻陷城

池戕殺吏民公列上攻取之方略奉省檄與都元都謀兒伯海

牙分兵擒其要害賊平公之功居多因請革鹽法之不便者并

劾按察使脫歡姦利事罷之會 朝廷有事占城屬公出護

餉道行次惠之博羅值劇賊歐鍾橫截石灣據其扼塞勢猖獗

甚公慨然語其眾曰覬覦重事苟有退縮必誤軍需即身先士

卒力戰矢盡而馬被數創猶徒步搏賊殺數十人竟以衆寡

不敵見執賊欲生之使為主帥公罵曰吾

天子貴臣出將使指揮能從汝蠻賊反耶賊知不可屈公遂遇害時年三十有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是夕公見夢於夫人希台特勤氏曰吾死矣明日而訃至幕僚劉閻張德亦夢公衣金甲指金榜城門曰吾今治此須若等為功曹兩人俄

暴卒官兵遂捕群寇若見公乘雕鞍戰馬食廣東憲司事廣人見之如

於公死所像而祠之其後像舊為食廣東憲司事廣人見之如

公存焉共請為立祠俾哲篤弗能止又不欲以役事煩其人

乃指俸賞建祠宇仍買田以給之

仁宗皇帝追念公死於國事始以延祐五年冬十一月贈公通

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皇上以為情文

未稱既以元統二年冬十月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諡曰忠愍復

以至正九年春正月加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其得請樹碑

則夏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澤陽州永成鄉沙溪之原葬於重

紀至元之元年冬十二月 日蓋改卜于茲十有五年矣夫

人希台特勤氏感年廢居以死自誓封高昌郡太夫人年七十

有二乃卒子男二人長與父質以先世居俟鞏傑河因以與為

氏十歲割臂肉愈母疾人謂忠貞孝萃於一門繪為三節圖以

傳其守廣德有異政治他郡如在廣德歷同知廣西宣慰司事

副都元帥卒官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贈

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雲中郡侯諡忠襄

階如故次越倫質早卒以子貴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

司都事孫男六人與王立延祐五年進士正議大夫俞福建閩

海道肅政廉訪司事與直堅泰定元年進士從仕郎淮安路清

河縣達魯花赤使哲篤延祐二年進士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使朝至治元年進士奉議大夫同知循州事使列虎至順元年進士儒林郎潮州路潮陽縣達魯花赤皆與文質子善者泰定四年進士承務郎肇昌等處都總帥府經歷越倫質子也女四人曾孫男二十三人使王立之子使烈國用忠襄廢為承事郎紹興路上虞縣達魯花赤使哲篤之子使百達遜至正五年進士由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遷宜政院斷事官經歷使理台國子生今為將仕郎豐足倉使使帖該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使德其

今上潛邸速古兒赤使吉恩使資使弼並國學生善著之子正宗至正五年進士將仕郎江州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阿兒思蘭至正八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餘皆未仕女一人玄孫男四人女三人蓋自

仁宗皇帝建科日以取士公六孫而六舉擢第者各一人惟使哲篤最先達暨

皇上復行貢舉法於既廢之後公曾孫擢第者又三人名鄉書者一人登學館者四人謂天可必乎則積善者不能皆食其報謂天不可必乎則公家餘慶所鍾彰彰如是昔人謂天人之相與當俟其定而觀之自公歿速今逾六十年天之定也久矣而况承休襲美世有其人克膺 上眷弗替益隆澤流後裔詎有既耶臣潛等與使哲篤有同年之雅師獲聞其家世之詳願以鄙陋長朽無能發揚公之英光偉烈以稱塞 明詔之萬一稽首獻文惶悚無地銘曰

倚公之先肇自有唐以功錫爵有家高昌蟬聯奕葉相其國主速公顯考歸我

聖祖出傳宗王統治兵民學之不殺守位以仁公生名閭夙有大志提身以學敦行孝弟移孝為忠事我

世皇溫恭匪懈出入踐駝靈旗南指維嶽百萬飛帛統衆公多益辦士譚馬騰賈勇直前俘厥寶王繞歌凱旋四方既平守成

不易囊封陞上敷陳至計呈華遠使鹽筴是司海潮遐遠人利其私嘯聚聚兇循習其舊公振厥武殄彼二寇島夷弗率王師

有征輿輶在道輿公以行群蠻跳邊瘳與公遇矢竭為慶公奮不顧見危授命不有厥躬生氣凜然萬夫之雄以死勤事禮有

常祀追遠弗忘由

今天子日照月臨天子聖明公多子孫式克欽承際時玉平以文易武保其遺祉列于位序公死不歿神遊無方歸形此 有封若堂史臣奉

詔屬辭比事揭為臣執昭示來世

資善大夫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凱烈公神道碑至正十年四月癸卯知經筵事資政院使臣孛爾直班侍

上于興聖殿東便殿以經筵舊臣故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按實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勅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

上既允所請則諭 旨於翰林知經筵官以命臣潛臣潛謹按史臣危素所述行狀公諱按實字彥卿系出蒙古凱烈氏高

祖寧國孝男公諱某事

大相皇帝以智謀材武克有伐功世備宿衛至公之考書固宣毅公諱某受知于

世祖皇帝歷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尤被寵遇終於某年公年十有一以近臣子入侍

仁宗特受承直郎長秋寺丞秩滿以奉議大夫居舊職小吏以

公年少事有不關白而擅行者公立黜之由是人知所嚴憚

文宗時拜監察御史進階亞中大夫首劾中書平章政事明理

董阿不可共政及其子間閤不可入察一日之間傳上旨

慰諭者三而公守正不移時方議冊 皇后公言 陛下

已 詔天下讓位于 大兄公立 后是與 詔自

相違也 上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 后聞之亦有

金幣之賜遣同知隆禧總管府事太師太平王枋國公奉

旨出使回既復命遂移疾不出屏居三歲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即位乃起公為中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建白行大梯罷遊畋置諫官開言路擇守令嚴考覈慎選授下

達魯花赤抑吏員舉孝廉蒙古色目進士當明一經革蒙古婚

姻之俗擇馬赤軍弓矢行軍則佩之事畢則納于公庫俟入未

服不宜使至中國凡十數事皆當世切務後多見於施行召為

刑部員外郎宗王晃火帖木之子以疑以獲罪獄將上公不

署其牘達嘉議大夫徽政院斷事官 上春仲于柳林公奉

皇太后旨 御宴明日賜太師秦王宴太師頤公者三公

皆不應是日公又言於怯薛官法禮曰今東作方興而畋獵不

息公為國重臣何不進諫法禮入奏 上即日還宮太師聞

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公以病不時到官遂中以法病卧維
揚作憎蚊賦以寓意焉更化之後 上既總攬權綱微用儒
雅擢公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公承 詔譯
唐楊相如君臣政要論書成賜賚其渥尋又俾為之序以進嘉
祐元年至 上嘗坐宣文閣閱宋徽宗畫侍臣共稱其神妙公
前奏曰徽宗溺於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國父子並為羈虜
其遺迹雖存何足貴乎 上默然承命藏畫 上因覽故
西臺御史中丞張公養浩經筵遺旨之書有太空之塵之語問
何謂太空之塵公對曰其意謂桀紂窮土木之工極一己之欲
又為酒池肉林以盡娛樂其所與建者已為太空之塵矣而惡
名布在簡冊不可泯滅亦為人君之鑒也 上歎賞不已命
內官賜以御膳他日有所顧問亦必直言無隱久之拜吏部尚
書先是吏部月選凡遇美黜輒有達官貴人以手簡為之干請
公命自尚書至于主事所出手簡悉屏于火惟驗在選之人政
事美惡為優劣而擬注之棄咸悅服佐吏隱其名闕以為市不
曾干餘公盡究得之其弊乃絕除中奉中夫大宗正府也可扎
魯火赤宗王丑漢怙勢殺人公欲上其罪狀以申典憲而有力
庇之者遂移疾去久之出為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所部貪
官汚吏或自引去或相率擣于神明幸公不至而公亦改命為
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素不易治公召令明肅
豪右震懼而細民無怨聲 上臨御日久望治愈切慮
吏蠹有所未革民瘼有所未蘇遣使宣撫四方於是公與江浙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秦公從德被 命往湖南廣西至湖南
劾奏憲副劉某宅慶有微累年不決得其免狀訖平反之至廣

西民相率怨違制多取職田者動以千數劾奏司憲者人帥
閩誘達刺平軍冒支錢糧不可勝計歷陳其弊而禁止之象州
民獐獐而村落間有能教子讀書者則為賦詩以勉勵之方
欲大有建明俄丁內艱而還上最諸道能奉使職者公在

優等特授集賢侍讀李士通奉大夫以憂制不拜改參議中書
省事須免喪而就職卒辭服闋拜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出為燕
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名其堂曰拙清仍作記以見其志以有
所勸奏不行移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到官未幾遽以疾不
起公生於至大元年二月某甲子卒於至正十年正月戊午得
年四十有三壬午返柩至大興以二月某甲子葬于苑平縣池
水里雙堤之原公天性穎敏博學善為文章尤工於篆隸真草
喜畫書世方尚浮屠家公讀唐史至蕭瑀傳書其後以貶責之
受責客驚故舊酬酢款洽必盡其歡至於居官治政截然不可
犯雖有強禦亦無所顧望終以此不克大行其志而天下之公
論莫不歸焉

天子聖明表而寵綬之則亦不可謂不遇矣序而銘諸使百
世之下知國有直臣豈非勸忠之道哉公先娶阿爾刺氏封范
陽郡夫人繼娶塔塔而氏又娶劉氏子男一人博羅貼睦爾范
陽郡夫人出好孝而尚志人稱其有父風女二人劉氏出也銘
曰

惟訖烈氏故多顯人五世而昌國有直臣公錄庶官登登
臺府有非其類耻與為伍上方遜位議冊中官名之未正
公弗苟同人所難言事且不測言契上衷大旌其直赫赫
師尹秉國之成色斯舉矣三年不鳴謳歌所歸

今聖有作公乃為起愛輒愛度數陳政理議還慮深時雖勿作
或施於今越在官僚不忘獻納寅緣貴近微言諫儆上亟
為止大臣弗知徐詢其故出公所為塵之則去勿官南服寵辱
不驚白駒空谷化弦易張遂子以環細書石室掌制金鑒入侍
談經從容調議君仁臣直斯為盛際公領銓曹私謂不行

公治詔獄務時其平出將使指布宣上德權姦擊強見謂
稱職瀛洲地禁退食委蛇廉車再駕風紀是司人皆侯公峻踞
政路云胡不湘羅此大故丹旌搖搖靈輶既東卹典之優其終
也豐儒臣奉詔揚詩臺隱彰君之仁以勸有位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恩效力宏遠功臣光
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武宣文公神道碑

昔在

世祖皇帝有名將曰劉公賜號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無敵也
公在扈從中次居第二自朝廷搢紳之士下至閭巷庸夫

孺子共稱之曰劉二霸都云公既佐行省宰臣取宋而安天下
于坐鎮湖廣者二十年以大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位子

脫歡實世其官公歿四十有四年是為
今天子至正八年脫歡之歿亦十有三年矣監察御史忽都不

花公之適孫脫歡之嗣子念祖父為國世臣已疏封錫謚
而墓隨之石未有刻辭乃上其功狀于中書以聞夏四月五日

上御興聖便殿詔使臣潛勒銘公碑而脫歡之碑則別一
勒前翰林李士承旨歐陽玄為之銘臣潛謹按公諱國傑字國

寶系出女真烏古倫氏逮入皇朝始以劉為姓諱語謂女
真曰拙而赤台故言氏族者謂公為拙而赤台人其先居女真